



桂冠系列

武林正氣歌

董陽牧題

獨孤紅著

上冊



第一章 瘋書生

玉樹瓊花，綠揚明月，「揚州」！

「揚州」與「蘇州」齊名，而其金粉之盛，遠過於秦淮！

「揚州」的繁華，與鹽官、鹽商、文士有不解之緣！

「揚州」本乃民貧地瘠之區，但却豪富甲天下，官商多精研食譜，招妓傳花，時人均稱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」。

那年頭的「揚州」，到處是畫舫歌樓，優娼舞妓！

當年杜牧爲淮南節度使寫僧儒書記時，徵歌逐舞，每無虛夕，他那首膾炙人口的遣懷詩：

「落拓江湖載酒行，楚腰纖細掌中輕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」，風流，綺麗！

再看鄭板橋那「揚州」竹枝詞：

「千家養女皆教曲，十畝栽花當作田」，又是一時風尚！

在「揚州城」的這一方，有條河，這條不算太清澄的河上，橫跨着一座橋，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，這就是「揚州」名聞天下的「二十四橋」了！

河兩岸，秦樓楚館，舞榭酒肆，鄰次櫛比！

河裏，畫舫艘艘，翠袖紅衫，鬢影釵光！

每當華燈初上，在這「二十四橋」一帶，風月迷離，燈火萬盞，畫舫穿梭，歌聲酒罵能徹夜不絕！

紙醉金迷，金粉薈萃，這裏是十里珠簾的溫柔鄉，銷金窟，這裏是「揚州」最熱鬧、最繁華的一方，但——

這裏也是「揚州城」龍蛇雜居，最亂，最奢侈，最污穢，最荒淫，最下流的一方。

在這個小圓圈，小地盤兒裏，藏着太多太多的東西！

這時候，是「揚州城」的黃昏！

這當兒距離那華燈初上，燈火萬盞的迷人時刻還有一段工夫，但那迷人、醉人的氣氛，已然觸目皆是了！

在那「二十四橋」行人穿梭，車馬來往的橋頭上，兩腿直伸，斜倚橋欄地坐着個人，他就那麼把着橋頭坐着！

在這個時候，像這般地坐在這個地方，該是個逢人便伸手的要飯化子髒乞丐，要不就是個瘋子！

只是，他不是要飯化子髒乞丐，而說他瘋，倒有點！

不，不是有點，他地地道道是個瘋子！

你瞧！

那是一身本該雪白，瀟灑，飄逸，而今却破的破，爛的爛，既髒又黑，還帶着斑斑黃漬的儒衫！

那亂抓亂舞的手，却是既白皙，又修長的一雙！

那張臉，鳳目，劍眉，胆鼻，方口，如冠玉，似銀盤，俊美，英挺，脫拔，還有好白的一口牙！

只可惜那雙目光黯淡失神，且有點散亂！

他就是這麼一個人，年輕輕的一個人，看年紀，頂多不過廿多歲，看相貌，他不凡，超羣，該是個翩翩濁世佳公子！

無奈，他是一個瘋子，造物弄人，竟至於斯！

本來，他該是瀟灑過市，姑娘家追逐，至少也會以那雙含情脈脈、秋水流波的眼睛追逐，男人們羨慕、嫉妬的一個人，而今，行人路過，車馬行經，人人都皺着眉，捂着嘴，避繞而過，那些目光中，有厭惡，有惋惜，有同情……

這是男人們，當香車、軟轎經過「廿四橋」的時候，有的姑娘們連忙垂下車簾轎簾，有的姑娘們則探出螭首，一直望到過了橋，然後付之一聲輕輕的嘆息！

他，就是這麼個人！

聽，突然間，他叫了起來！「喂！趕車的，別走呀，來，由這兒壓過去……」

他手指處，是他那橫伸張開，幾幾乎攔了橋面大半的一雙腿，他要人家由他腿上壓過去！

「別怕呀，壓斷了，又不要你找那包醫跌打損傷的來接骨續筋，壓死了，我孤零零的一個，也不會有人找你償命打官司，別怕，來呀，喂，別跑呀……」

接下去，是一陣瘋癲的狂笑，雙臂亂舞，笑得前俯後仰，忽地，他不笑了，直了眼，挑了眉：「你以為你壓得斷我這雙腿麼，哼，休說你這對車輪子，就是你拿刀砍也未必砍得斷，不信你們誰試試！」這敢情好，讓人拿刀來砍他的腿，誰敢試？有誰願意試！自然，永遠也不會有人理他！

可是，人不理他他招人！

看，由橋那一頭，走來個身披風篋面目陰沉的中年黑衣漢子，這漢子兩眼有神，步履穩健，任何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江湖上的好漢，武林中的人物。

是沒錯，那黑衣漢子腰間鼓鼓的，準帶有兵刃！

他越來越近了，到了橋這頭瘋子面前，仍然高傲地一點也不避開的走過來，可是，他沒能躲過瘋子

那揮手一抓。

瘋子那揮手一抓，恰好把那黑衣漢惹着了。

「喂！朋友，他們都不敢試，你試試，你的腰間還帶着東西，那正好，把它抽出來，在我這腿上砍一下，看看能不能……」

那黑衣漢子極端的厭惡，換了誰誰也一樣，但他不願跟瘋子一般見識，手抓住風篋猛然一抖！抖是抖脫了，可是，「嘶！」地一聲，那襲風篋下擺却被瘋子扯下了一幅，他勃然變色，抬腿要

踢！

但倏地，他發覺有一雙炯炯眼神正在看着他，那雙眼神，就在「廿四橋」附近的一處樹叢裏。

他微微一驚，硬生生地收住了腿，收了腿，他心有不甘地冷哼一聲說了話，那是氣憤的嘟囔：「當年爺們見你就怕，見你就躲，只是如今不是當年了，你要放明白點，要不是因為你有人保駕……」

那雙炯炯眼神忽然一亮！

那黑衣漢子連忙閉了嘴，悻悻地掉頭走了！

瘋子笑了，是狂笑：「喂！怎麼走了，你不是要打架麼，來呀！咱們比劃比劃，怎麼畏首畏尾撇了腿，難道你就憑這份胆闊江湖麼？」

又是一陣狂笑！

黑衣漢子走了，接着又跑來了一大羣，仔細數數，總有十幾個，那都是些十歲上下的頑童！

一陣風般跑了過來，剎時間在瘋子面前圍成一圈！

其中一個說：「瘋子叔叔，你怎麼又跑出來了！」

瘋子眼一瞪，但倏又斂態笑道：「我以爲是誰，原來又是你們這班小搗蛋，你……」

抬手一指說話的那個，接道：「你叫什麼來着，我忘了……」

那孩子頭上梳着一個冲天小辮子，瞧模樣怪機靈的，他蹲在瘋子面前，眨動着一雙大眼睛，道：「瘋子叔叔，我叫小順子！」

「噢，對了！」瘋子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叫小，小，小什麼，我又忘了！」

「哎呀！」小順子急了，身子往上沖了沖，道：「剛告訴你，你就忘了，真沒用，我媽告訴我的話我都不會忘，我再說一遍，我叫小順子！」

「噢。」瘋子這回聽明白了，道：「叫小棍子，你要打人麼，可別打我……」

說着，畏懼地往後直縮。

孩子們樂了，譁然笑了起來。

笑聲中，只聽小順子道：「瘋子叔叔，你還沒說呢，怎麼又跑出來了？」

瘋子遲疑地道：「怎麼，小棍子，你不打我？」

小順子小腦袋一搖，冲天小辮兒直幌，道：「瘋子叔叔是好人，我要打壞人！」

「對！」瘋子猛一點頭，比劃着說道：「打壞人，你看，瘋子叔叔就是被人害的，你幫瘋子叔叔把那些壞人都打死，好麼？」

小順子點了點頭。

「這才是瘋子叔叔的好朋友！」瘋子道：「我告訴你吧，瘋子叔叔的本領大得很呢，誰能關得住我，我一跑就跑出來了，誰也沒辦法！」

忽聽另一個孩子道：「瘋子叔叔，你今天怎麼不唱歌了！」

瘋子轉眼望向他：「你要聽？」

「要。」那孩子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瘋子叔叔唱得好好聽啊，我好想聽！」

「好！」瘋子猛一點頭，道：「那麼瘋子叔叔就唱給你聽……」

接着，他扯開喉嚨唱了起來：

「不打鼓，不打鑼，聽我唱段『俠義歌』，

武林有正氣，隱然若有形，能補天網漏，能輔王道行。

江海波濤息，韜光入山林。

一朝化劍出，除妖鏟不平。

鋼鐵爲傲骨，寸寸血所凝，不爲威武屈，不爲富貴淫。

能爲道義死，此身何足吝？」

歌畢一陣大笑：「哈哈，我還沒有忘記！」

笑聲中，掌聲如雷，十多雙小手早已拍得通紅！

這時，由街道頭上驚慌匆忙地奔出幾個衣衫不整、頭髮蓬鬆的婦人，每一張臉都是臘黃！

「小順子，你這短命的小鬼，又……」

呼叫間，衆婦已奔上橋頭，妳一言，她一語，轉眼間把那十幾個頑童一起捉走，簡直把瘋子當着鬼躲！瘋子楞住了，但旋即搖了頭，自言自語地道：「真怪，她們不喜歡聽，這歌不挺好聽麼？……」

頽然低下了頭，不再言語！

驀地，由「廿四橋」附近一個樹叢裏，走出一個臉色白慘慘的瘦高漢子，那漢子眼神十足，一望而知是個武林高人，衣着氣派，更充分表示他是來自鼎食之家！

他走上了橋頭，恭謹異常地哈下了腰，輕輕說道：「二爺，天不早了，該回去了，大爺正等着您

呢！」

瘋子猛然抬起了頭，呆呆地望了眼前人一眼，滿臉迷惘：「回去！回那兒去！那兒是我的家；」那瘦高漢子還待再說！

瘋子一笑躍起，道：「要回去你回去吧，我沒有家可回……」

一搖頭，接道：「不，我有家，我的家在那好遠好遠的一座山上……」

哈哈一笑又接道：「不，那不是我的家，那是座凶宅，是個殺人場，我的家該在這兒，這兒的人好，都好……」

帶着笑，他幌着身形要邁步！

那瘦高漢子忙橫身攔住了路，苦着臉道：「二爺，您就……」

瘋子眼一瞪，道：「怎麼，你也要跟我打架！」

那瘦高漢子忙道：「二爺，不敢，我不敢……」

瘋子笑了：「就是你那主人他也不敢，何況你！」

破袖一擺，下橋而去！

那瘦高漢子未敢再攔，搖頭一嘆，連忙跟了下去！

「廿四橋」一帶，不但有秦樓楚館、舞榭酒肆些個風月場所，還有那「雅」人會集的茶座棋園！

那年頭有錢的人，在遊樂與盡意暢之後，總是要跑到茶座上喝上一壺龍井、香片，然後或上棋園，或者就在茶座上邀三五同好一邊品茗，一邊下棋，以示風雅的快意事！

瘋子，他似乎也雅，搖擺着進了一家「清風軒」茶座！

進了茶座，他不喝那兒的茶，專往三五一桌的棋局旁邊湊！

這當兒，臨窗一付座頭上，正圍着四個老者，全神貫注在棋局中，那下棋的兩個，搖頭幌腦，將斷了領下的寶貝鬍子而不自知，那瞪眼瞧着的那兩個，却一點兒也不像觀棋不語的真君子，比手劃腳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口沫橫飛，天花亂墜，這個說吃車，那個說飛象，生似他就是大國手！

而那下棋的兩個，却充耳不聞，左邊的那個，面帶得意笑容，直幌還直哼哼，想必他一步好棋，斃住了人！

右邊的那個，則愁眉苦臉，捋着鬍子全神沉思，兩眼發直，舉棋不定，顯然，他正在想一步妙着以挽回危局！

適時，那茶座的老板夥計見到了瘋子，眼一瞪剛要叱喝，却一眼瞥見那瘦高漢子跟進了門，臉色一變，忙又斂了凶態，那櫃台裏急步走出了老板，向着瘦高漢子一哈腰：「童爺，您幫個忙，這年頭吃生意飯不容易……」

那姓童的瘦高漢子雙眉微揚，道：「有什麼損失，光掛在帳上，明天府裏算去！」

那老板未敢再說，陪着笑連聲唯唯，接着，他搖頭一嘆：「說來也是老天爺不長眼，聞人大俠也够不幸的，想當年『琴劍書生』字內第一，何等威名，料不到在獲得如花美眷、羨煞人寰之際，竟喜事變成了禍事，一杯合卺酒沾唇就……」

一眼瞥見姓童的瘦高漢子臉色不對，連忙閉口不言！

就在這時，瘋子走向了臨窗下棋的那付座頭，四個老者全神貫注棋局裏，都沒有留意身後來了人！瘋子歪着脖子看了一眼，突然說道：「老兒，何須煞費腦筋，這不是一着現成的好棋麼！瞧着，我替你下一着，連環馬！」

伸手抓起一顆棋子，「叭！」地又放了下去！

那觀棋的兩個老者一怔，隨即閉上了嘴，直了老眼！

那舉棋不定的老者瞿然而醒，輕擊一掌，拍案叫絕：「好棋，好棋，高，高，高，放在眼前的，我怎麼沒瞧見！」

樂得笑逐顏開，眉飛色舞，捋斷了一根鬍鬚。

那裏是沒瞧見，分明是造詣太淺，棋藝不如人！

緊接着，他叫道：「吳老哥，該你了！」

對面那位吳老哥本佔贏面，勝券在握，好不高興，如今一着之變，全盤優勢立即轉為劣勢，不由惱羞成怒，恨聲說道：「觀棋不語真君子，是誰這麼多嘴……」

說着抬起頭，一見是瘋子，更勃然變色，一拍案子叱道：「原來是你這瘋……」

那茶座老板忙開了口，道：「吳老，卓府童總管在此，您多包涵！」

那位吳老聞聲轉頭一看，果見姓童的漢子站在背後，當時一臉怒氣變為不安的尷尬笑容，欠身說道：「童爺，我沒瞧見，您……」

姓童的瘦高漢子微笑說道：「吳老這是那兒的話，是我家二爺不合觀棋亂伸手，不過二爺的遭遇大夥兒都知道的，還請多照顧！」

此話裏有話，老於世故的人那能不懂？

那位吳老哥忙道：「應該的，應該的……」

對答至此，那瘋子却一笑負手向一旁行去！

適時，茶座老板突然慨嘆說道：「聞人大俠不愧奇才，單看這扭轉乾坤的高妙一着……」

「何止是棋。」姓童的瘦高漢子截口說道：「二爺名號雖稱『琴劍書生』，其實他武學第一，文才

蓋世，無所不通，無所不精，只可惜……」

長嘆一聲住了口！

茶座老板滿臉惋惜地道：「童爺，難道說聞人大俠這個瘋症，就沒藥醫了麼？」

姓童的瘦高漢子悲淒地搖頭說道：「錢老哥，你知道，我家大爺號稱『七絕神君』，一身所學除了二爺之外，敢誇放眼天下，無人能及，他跟二爺像親兄弟一樣，是過命的交情，要能醫好二爺的瘋症，他會看着二爺這樣兒麼？」

「說得是，童爺！」錢老板點頭說道：「卓大俠俠骨仁心、義薄雲天，爲聞人大俠這個朋友，可說已盡了心盡了力，我敢說卓大俠精擅岐黃，他不但已自己親手爲聞人大俠療治多次，而且還不惜重資，遍聘名醫……」

姓童的瘦高漢子點頭苦笑，道：「不瞞錢老哥說，我家大爺得之不易的那點家產，已差不多全花在二爺身上了，人言卓府家大財大，其實，那只是一個空壳子，可是我家大爺從未皺過一下眉頭！」

錢老板由衷地讚嘆道：「卓大俠就是那麼一位令人欽敬的人物……」

適時，姓童的瘦高漢子忽地眉鋒一蹙。

錢老板忙閉口循他所望之處望去，只一眼，也皺了眉！

原來，那位瘋書生又走向了一付座頭！

那付座頭上，圍坐着五名大漢，一個個滿面橫凶像獠人，正在那兒，全神賭着牌九！

茶座本是個雅去處，在這兒推牌九，那是有點煞風景，驢唇對不上馬嘴，可是，就憑那八張凶相，誰敢管？

再說，茶館裏也沒有明文規定不可以賭！

那推牌九的五位中，那當莊的一位，頭上淌着汗，兩眼瞪得老大，嘴裏還饒話連篇地直罵：「他奶奶的，今天這是中了什麼邪，手氣這麼壞，四張牌怎麼配都配不出個三點，娘的，莫非是……」

說話間，另四個已配好了牌，一前後往桌上一放，面有得意色，敢情全是大點子！

當莊的大漢臉色一白，似乎已沒勇氣亮自己的牌了！

突然，那站在一旁，帶着傻笑瞧着的瘋書生開口說道：「大個子，玩這玩藝兒你不行，瞧我幫你一手兒，把後面的那一付拿到前面，包你不吃虧！」

賭輸了的人，心裏正六神無主，一聽這話，也不看說話的是誰，馬上便把兩付牌掉了一下！這一掉換，牌亮開後，頭道統吃，二道賠，算起來不輸不贏，那的確要比統賠好得多！

那當莊大漢一跳老高，叫道：「娘的，我轉運了，推了半天，就這一把沒輸……」

他樂了，那另四個可火兒了，八眼齊抬，其中一個罵道：「窮酸，你想找死……滾他娘的一邊去！」

敢情，他不知道眼前是個瘋子，準是外地來的，要不然，這「揚州」遠近，誰不知這書生是個瘋子！

瘋子畢竟是瘋子，他咧嘴一笑，道：「你們袖子裏藏牌玩假，還敢罵人！」

一聽這話，那當莊的大漢臉上變了色，一拍桌子站了起來，那另四個中適才罵人的一個，已惡狠狠地當胸一掌向瘋書生拍到，口中並陰陰地道：「窮酸，閻王爺那兒多嘴去吧！」

瘋書生望着他直笑，根本不知躲閃！

但，那大漢話聲落處，那即將拍上瘋書生心口的手掌腕脈，却被由旁邊閃電伸來的五指扣個正着，隨聽一個冰冷話聲起自耳邊：「朋友，手下留情！」

那大漢半邊身子沒了力，一驚側顧，身邊不知何時多了個白慘慘臉的瘦高漢子，一雙犀利目光正盯着他。

那大漢瞪目道：「尊駕是……」

那瘦高漢子冷冷說道：「我姓童，是『揚州』卓府的下人，這是我二爺，請朋友你高抬貴手，別跟一個有病的人一般見識！」

那大漢剛一眨眼，砰然一聲那另四名掀了桌子，壺飛，盃滾，牌九洒了遍地，到底還是一路人！只聽其中一人喝道：「管他是那個門裏的，剝他！」

還真橫，動輒就是剝！

話落，各人探腰，「錚錚！」連聲，四柄軟劍已掣取在手中，身形紛閃，立把姓童的瘦高漢子圍了起來！

這一來茶座中大亂，茶客們大呼小叫，轉眼間跑個精光，那位矮胖的錢老板白着臉便要過來勸解！姓童的瘦高漢子淡淡一笑，道：「錢老哥，別過來，全是江湖朋友，這檔子事你管不了，站在一旁看清了，有什麼損失，待會兒我請這五位掏腰包！」

好大的口氣！

那要動手的四名大漢勃然變色，只聽一聲冷哼，那左邊一名抖手一劍刺了過來，竟然頗具造詣！姓童的瘦高漢子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朋友，好劍法，往他身上招呼！」

右腕一帶，那被制的大漢立即一個踉蹌，往劍尖上迎去！

那被制大漢吓白了臉，剛要叫，那出劍大漢已一驚沉腕撤招，可是，他也倒了霉！

人影一閃，姓童的瘦高漢子一個身形突然閃電欺到，左掌一揮，那出劍大漢持劍右腕立時折斷，大

叫一聲撒劍！

而姓童的瘦高漢子左腕一翻接劍在手，一閃身帶着被制大漢退回原處，軟劍一抖，目注另三人冷笑說道：「那位還要再試試！」

這欺身，傷人，奪劍，退回，一氣呵成，不過剎那之間，另三名大漢別說出手，就是連念頭也未來得及轉！

當即大駭，那適才當莊的一名道：「原來尊駕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……」

姓童的瘦高漢子冷然說道：「我適才露了相，表明了身份，奈何朋友們是睜眼睛子，有耳若聾，橫不講理，恃衆欺人……」

臉色一沉，接道：「如今，想息事可以，賠償茶館的損失，然後走路，要不然咱們就比劃比劃，我願意奉陪！」

眼前情勢大不利，面對高手，同伴一個在人掌中，一個腕骨已斷，那還狠得起來！

那三名大漢互覷一眼，突然還劍入鞘，放下一錠銀子，一句話沒說，低頭便要走！

適時，姓童的瘦高漢子右掌一鬆微抖，那被制大漢一個高大身形，踉蹌退向同伴一處，然後他道：「且慢，朋友們留下個名號！」

那當莊大漢遲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兄弟『魯中五虎』！」

姓童的瘦高漢子哂然一笑，道：「我也再說一遍，我姓童，名天甲，有個俗不可耐的名號，叫『震天手』，朋友們若是不服，異日再來，只管找我！」

順手拋劍，「篤！」地一聲，那柄軟劍插在斷腕大漢面前，入土一半，那露在外的一半不住幌顫！那「魯中五虎」一聽名號便自神情猛震，機伶寒顫，一使眼色，身形閃動，抱頭竄出茶座，劍也不

要了！

「震天手」童天甲不由失笑，緩緩轉過身子，向那錢老板道：「錢老哥，這裏有錠銀子……」

臉色忽地一變，急急接道：「錢老哥，可曾看見我家二爺！」

沒錯，就在這片刻工夫，那位瘋書生已然不知去向，八成是趁着適才的混亂，跟茶客們一起跑了！

錢老板一怔，遊目四顧，詫聲說道：「沒有啊，我怎沒瞧見聞人大俠是什麼時候……」

童天甲一蹶脚，道：「假如二爺出點差錯，大爺怕不要劈了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人已閃身出了茶館！

茶館裏，只剩下那矮胖的錢老板望着那柄軟劍發楞！

「春風閨苑三千客，明月揚州第一樓！」

這是一家酒樓前，大門兩旁的一付對聯，紅底金字，橫匾另有五個大字：「揚州第一樓」！

乍看，似乎口氣太大，其實，毫不爲過。

這「揚州第一樓」，建築得富麗堂皇，美輪美奐，畫棟雕樑，飛簷狼牙，既氣派，又豪華，委實是「揚州城」的其他酒樓所難望項背。

不僅如此，而且這「揚州第一樓」的主人，不惜以斗量珠，聘來數十位南國紅粉、北地胭脂的歌伎用助酒興！

這數十位南國紅粉，北地胭脂，不但人人能歌善舞，尤其個個美艷無匹，堪稱色藝雙絕。

每逢華燈初上之時，這「揚州第一樓」裏，透着五彩燈光的低垂珠簾後，是鬢影釵光，紅衫翠袖，舞影婆娑，幽香醉人，絲竹管絃，輕歌不絕，偶而掌聲掀起，雷動一般，能震撼半個「揚州城」！

再加上「揚州第一樓」的酒醇，菜美，招待親切，那些個醉翁之意不在杯中物的酒客們，趨之若鶩，爭相光臨！

所以，每當華燈初上之際，這「揚州第一樓」前是車水馬龍，萬頭鑽動，擁擠得幾幾乎水洩不通！由此可見，「揚州第一樓」名聞遐邇。

由此可見，「揚州第一樓」首屈一指！

不過，這「揚州第一樓」有一點不太好，那就是座頭還分個三六九等，樓上是雅座，有歌聽，有舞看，小醉之餘還可以飽餐秀色，若是你長得俊俏點，或者歌伎們瞧準了你是個腰纏萬貫的有錢老爺公子哥，說不定還可以一親芳澤，除了酒香之外，還可以沾些胭脂香回來！

那樓下的則不同了，只有酒有菜，只能豎着耳朵聽，只能兩眼望着樓口牆上映射的婆娑舞影過過癮！

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樓上雅座同樣的酒菜，價錢却貴得吓人，比樓下要貴上一倍！可是，有錢的大老爺、公子哥兒喜歡這個調調兒，花得起，不在乎，也沒人說話，一高興甚至會加賞個十兩八兩！

至於那只能坐樓下的，想說話却不敢說，自己沒錢，天生的窮命，那能怪得了誰？

這當兒，「揚州第一樓」前，那有如流水、進出擁擠的人羣，突然自動地讓開了一條通路！

那不是來了什麼高官顯爵，也不是什麼貴胄王孫，而是一搖一幌，見入便笑地走來的那位瘋書生！不要說瘋，冲着他那身行頭，那模樣，人家也得讓！

你讓你的，瘋書生却三不管地昂然進了門！

按說，以他那身打扮，該在樓下找付角落裏的座頭湊和湊和才對，可是他偏偏看也不看地逕自登了

樓！

夥計們急了，但眼看着他登樓却不敢上前阻攔，幾個人互一商量，只有飛報櫃台裏的帳房！

盡管是飛報，仍晚了一步，瘋書生已冷冷然上了樓，甫上樓，正好碰上一位美艷歌伎妙舞方罷，眉目含笑，邁步輕盈地行向那低垂的珠簾後！

瘋書生一張目，往那位美艷歌伎面前一攔，笑道：「小娘子，別走哇，我才剛來呢……」

說着，伸手便要去抓人家的皓腕！

吓得那美艷歌伎花容失色，倉皇退避，所幸她躲得快，也够靈巧，一扭纖腰由瘋書生身旁繞過，飛快奔進了那低垂珠簾之後，留下的，只是一陣幽香！

在這種地方調笑歌伎，司空見慣，本屬常事，酒客們剛要笑，及至看清了來人，却都沒有笑出來！但也沒有人管閑事過問。

還好，瘋書生沒再胡鬧，哈哈一笑，搖頭幌腦，瘋態畢露地道：「驚變花容，吓破芳心，是我唐突孟浪，抑或是小娘子裝腔作勢？像我這麼風流俊俏的人物，佳人竟不假色，豈非天大的怪事……」

搖頭一笑，接道：「是了，想必是瞧我腰中欠缺黃白之物，穿着過於寒儉，那不能怪我啊！是人家把我害成這樣兒的……」

抬手一指滿樓酒客，又道：「別看他們腰纏萬貫，個個衣着氣派，滿面紅光，那些錢還不知是怎麼來的呢，更不知一肚子裝了多少壞水呢……」

這一句，聽得人人變了臉，却似乎不願跟他一般見識，都忍下了，但他却又搖幌着走向最近一付座頭！

那付座頭上，坐着兩個大腹便便，商賈模樣的中年人，一席豐盛酒菜剛上桌，還沒有動過箸！